

宋

史

九十

列傳卷第六十九

宋史三百十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鎮軍軍事前書右丞相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等奉

勅修

李迪

子東之肅之承之及之孫孝基孝壽孝撫

王曾

弟子融

張知白

杜衍

李迪字復古其先趙郡人後徙幽州曾祖在欽避五代亂又徙家濮迪深厚有器局嘗携其所爲文見柳開開竒之曰公輔材也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歷通判徐兗州改秘書省著作郎直史館爲三司鹽鐵判官東封泰山復通判兗州坐嘗解開封府進士失

當謫監海州稅改右司諫起知鄆州召糾察在京刑
獄遷起居舍人安撫江淮以尚書吏部員外郎爲三
司鹽鐵副使擢知制誥真宗幸亳爲留守判官遂知
亳州亡卒群剽城邑發兵捕之乂不得迪至悉罷所
發兵陰聽察知賊區處部勒驍銳士擒賊斬以徇代
歸會訥廝囉叛帝憂關中召對長春殿進右諫議大
夫集賢院學士知永興軍城中多無賴子弟喜犯法
迪奏取其甚者部送闕下徙陝西都轉運使入爲翰
林學士嘗歸沐忽傳詔對內東門出三司使馬元方
所上歲出入材用數以示迪時頻歲蝗旱問何以濟

迪請發內藏庫以佐國用則賦歛寬民不勞矣帝曰
朕欲用李士衡代元方俟其至當出金帛數百萬借
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以示恩
德何必曰借帝悅又言陛下東封時敕所過毋伐木
除道即驛舍或州治爲行宮裁令加塗墍而已及滌
亳土木之役過往時幾百倍今蝗旱之災殆天意所
以儆陛下也帝深然之他日又召對龍圖閣命迪草
詔徐謂迪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遽辭州
事第怯耳誰可代瑋者迪對曰瑋知唃廝囉欲入寇
且闕關中故請益兵爲備非怯也且瑋有謀畧諸將

皆非其比何可代陛下重發兵豈非將上玉皇聖號
惡兵出宜秋門邪今關右兵多可分兵赴瑋帝因問
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
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自探取目黃門取紙
筆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真所
謂頗牧在禁中矣未久喃厮囉果犯邊秦州方出兵
復召迪問曰瑋此舉勝乎對曰必勝居數日奏至瑋
與敵戰三都谷果大勝帝曰卿何以知瑋必勝迪曰
喃厮囉兵遠來使謀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
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待敵至是以逸待勞也臣用

此知其勝帝益重之自是欲大用矣初上將立章獻
后迪屢上疏諫以章獻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章獻
深銜之天禧中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周懷政之誅帝
怒甚欲責及太子群臣莫敢言迪從容奏曰陛下有
幾子乃欲爲此計上大寤由是獨誅懷政等仁宗爲
皇太子除太子太傅迪辭以太宗時未嘗立保傅止
兼太子賓客詔皇太子禮賓客如師傅加禮部侍郎
寇準罷帝欲相迪迪固辭一日對滋福殿有頃皇太
子出拜曰陛下用賓客爲宰相敢以謝帝顧謂迪曰
尚可辭邪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平

四
百
令
九
个
章事景靈宮使集賢殿大學士初真宗不豫寇準議
皇太子總軍國事迪贊其策丁謂以爲不便曰即日
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迪曰太子監國非古制邪力
爭不已於是皇太子於資善堂聽常事他皆聽旨準
旣貶謂寢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語同列
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
倖爲自安計邪自此不協時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
官迪以爲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爲樞密副使而遷迪
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故事宰相無爲左丞者旣而
帝御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謂輔臣曰此卿等兼

東宮官制書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此命宰相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罷斥惟演姻家使預政曹利用馮拯相爲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迪戶部侍郎謂再對傳口詔入中書復視事出迪知鄆州仁宗即位太后預政貶準雷州以迪朋黨傳會貶衡州團練副使謂使人迫之或諷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敗起爲秘書監知舒州歷江寧府兗州青州復兵部侍郎知河南府來

朝京師時太后垂簾語迪曰卿向不欲吾預國事殆過矣今日吾保養天子至此卿以爲何如迪對曰臣受先帝厚恩今日見天子明聖臣不知皇太后盛德乃至于此太后亦喜以尚書左丞知河陽遷工部尚書太后崩召爲資政殿學士判尚書都省未幾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景祐中范諷得罪迪坐姻黨罷爲刑部尚書知亳州改相州旣而爲資政殿大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留京師迪素惡呂夷簡因奏夷簡私交荆王元儼嘗爲補門下僧惠清爲守闕鑒義夷簡請辨詔訊之乃迪在中書所行事夷

簡以齋祠不預降太常卿知密州復刑部尚書知徐州迪奏所部隣兗州欲行縣因祠岳爲上祈年禱皇子仁宗語輔臣曰大臣當爲百姓訪疾苦祈禱非迪所宜其母令往久之改戶部尚書知兗州復拜資政殿大學士元昊攻延州武事弛守將或爲他名以避兵迪願守邊詔不許然甚壯其意除彰信軍節度使知天雄軍徙青州踰年之本鎮請老以太子太傅致仕歸濮州後其子東之爲侍御史知雜事奉迪來京師帝數遣使問勞欲召見以疾辭薨年七十七贈司空侍中謚文定帝篆其墓碑曰遺直之碑又改所

字三百九十三
葬鄧侯鄉曰遺直鄉子東之肅之承之及之孫孝壽
孝基孝稱

東之字公明曉國朝典故獻文召試賜進士出身爲
館閣校勘宣化軍使境上有廢河故道官收行者稅
謂之乾渡錢奏除之進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開封
府推官鹽鐵判官歷知邢漢廬州鳳翔府京東陝西
轉運使擢侍御史知雜事東之自少受知於寇準至
是論準保護之功仁宗惻然即賜其碑曰旌忠拜天
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建言補
蔭之門太廣遂詔裁定自二府而下通三歲減入仕

者二千人知荆南河陽澶州改集賢院學士判西京
留司御史臺英宗即位富弼薦其學行復舊職兼侍
讀帝勞之曰卿通議耆儒方咨訪以輔不逮豈止經
術而已帝頗欲肅正宮省東之諫曰陛下長君也立
自宗藩衆方觀望願曲爲容覆賜賴王生日禮物故
事王拜賜竟即退帝諭王令留東之食冀其從容也
王即位未幾東之請老自工部尚書拜太子太保致
仕舊無閣門謝辭式特賜對延和命之坐仍置宴資
善堂遣使諭之曰以先帝梓宮在殯朕不得爲詩令
講讀官皆賦詩勸勞甚渥又敕王珪叙其事東之出

都門即幅巾白衣以見客再遷少師熙寧六年卒年七十八有李受者字益之長沙之瀏陽人也仕於治平中至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屢以老乞骸骨不聽神宗立進給事中龍圖閣直學士復言臣在先帝時年已七十不敢竊祿以自安今又加數年筋力憊矣惟陛下哀之於是拜刑部侍郎致仕賜宴賦詩及序如東之禮相去數月故時稱二李卒年八十贈工部尚書

肅之字公儀迪弟子也以迪蔭監大名府軍資庫大河溢府檄修冠氏隄功就弗擾民悅之請爲宰邑多

盜時出害人肅之令比戶置鼓有盜輒擊鼓遠近皆
應盜爲之衰止爲御河催綱橫隴之決使者檄護金
隄滿歲無河患通判澶州契丹泛使將過郡而樓堞
壞圯肅之謂郡守曰吾州爲景德破敵之地當示雄
疆今保鄣若是且柰何遂鳩工構城屋凡千區已而
中貴人銜命來視規置一新驚賞嗟異聞之朝擢知
德州提點開封府界內縣鎮夔路湖南刑獄儂蠻暴
嶺外肅之親扞諸境會蔣偕失利亟率兵往躡于臨
賀賊引去狄青孫沔交薦之徙湖北轉運使辰陽彭
仕義叛討平之猶以過左遷知齊州改江東兩浙河

北轉運使進度支副使江淮發運使神宗初即位諒祚寇大順城肅之入奏帝訪以西夏事奏對稱旨以爲右諫議大夫知慶州數日徙瀛州大雨地震官舍民廬推陷肅之出入泥潦中結草困以儲庾粟之暴露者爲茆舍以居民啓廩振給嚴儆盜竊一以軍法從事天子聞而嘉之遣使勞賜遷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出知定州還權三司使又出爲永興軍青齊二州元豐二年復知開封爲樞密都承旨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鄆州四年提舉太極觀卒年八十二肅之內行脩飭母喪廬墓三年不入城郭李第承之生而孤

鞠育誨道至於成人遂相繼爲侍從帝稱其一門忠孝云

承之字奉世性嚴重有忠節從兄東之將仕以官辭不受而中進士第調明州司法參軍郡守任情翫法人莫敢忤承之獨毅然力爭之守怒曰曹掾敢如是邪承之曰事始至公自爲之則已旣下有司則當循三尺之法矣守憚其言嘗建免役議王安石見而稱之熙寧初以爲條例司檢詳文字得召見神宗語執政曰承之言制置司事甚詳非他人所及也改京官他日謂之曰朕即位以來不輕與人改秩今以命汝

異恩也檢正中書刑房察訪淮浙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還奏役書二十篇加集賢校理又察訪陝西時郡縣昧於奉法斂羨餘過制承之曰是豈朝廷意邪悉裁正其數遷集賢殿修撰擢寶文閣待制爲同群牧使糾察在京刑獄兼樞密都承旨出知延州入權三司使蔡確治相州獄多引朝士皆望風自折服承之爲帝言其險詖之狀帝意始悟趣使詰竟遷龍圖閣直學士懇辭乞授兄肅之曰臣少鞠於兄且兄爲待制十年矣帝曰卿兄弟孝友足厲風俗肅之亦當遷也即並命焉商人犯禁貨北珠乃爲公主售三司